



## 缘分

文 / 廖安生 (江西)

那天,老黄在楼下杂物间收拾东西,不经意间发现门口站了一个小女孩,时不时徘徊着朝杂物间里面看,老黄并不在意,继续收拾东西,末了,老黄关上门准备上楼,发现小女孩跑跳着进了隔壁的一个杂物间,老黄瞥了一眼,里面有一张木床和小方桌,门口小方桌上搁着一个液化气灶。老黄这才想起前段时间在杂物间墙上贴的“杂物间出租”字样,这肯定是新来的租客。

之后好几次,只要老黄来到杂物间,小女孩立马就会出现在门口,一边装作玩耍似的,一边偷偷瞟里面几眼,老黄心生好奇,不知小女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又是一个周末的下午,老黄照例来到杂物间,好像达成默契似的,小女孩又出现在门口,痴痴地朝里面张看。老黄这次仔细打量了一下小女孩:身穿一条碎花纯棉连衣裙,白净的鹅蛋脸,一条长长的马尾辫前面围着一根白色的头发箍子。见老黄看她,小女孩这次没有走开,而是指着门前纸箱上的一本书对老黄说:“伯伯,这本书能借给我看看吗?”老黄扭头一瞅,是一本《安徒生童话选》,是儿子文文小学时看的,现在儿子都读中学了。

老黄是个中学语文老师,平时爱书如命,更喜欢爱看书的人,听小女孩这么一说,觉得书搁在这不看也是一种浪费,连忙弯腰拿起这本书,用手轻轻擦拭了一下,对小女孩说:“这本书就送给你了!”老黄说得很爽快,仿佛给这本书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听老黄这么一说,小女孩脸上马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谢谢伯伯,看完后我马上还给您!”说着给老黄敬了个少先队队礼。

此后,每次小女孩看到老黄,都会甜甜地叫上一句“伯伯好!”让老黄心里美滋滋的。数天后,老黄和小女孩再次在杂物间门口相遇,小女孩捧着那本《安徒生童话选》对老黄说:“伯伯,这本书我全看完了,能不能再换一本给我看?”看到小女孩那渴望的眼神,老黄怜爱之心油然而生,他对小女孩招手:“你进来挑吧,想看那本就借那本。”

就这样,在此后的数次一借一还中,老黄与小女孩混熟了,几乎成了忘年交,交谈中老黄了解到小女孩在读小学三年级,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为离开那伤心之地进城务工,小女孩也跟着进城读书。

数月后,老黄学校家属楼竣工。搬家那天,老黄发现杂物间的旧书太多了,全搬去新居也不现实,当破烂卖了又怪可惜的,老黄一下子就想到了小女孩:对,送给小女孩是个不错的选择,不会糟蹋了那些书。小女孩如获至宝,一一用纸箱装好后整整齐齐地放入床底。

退休后的老黄,重操秃笔,笔耕不辍,频频向各文学刊物投稿,然而他长时间的投稿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让老黄很是气馁,正当他开始动摇写作的决心时,收到了《春雨》文学月刊寄来的样刊,上面刊登了他的散文《山水故乡》,内附一封编辑来信,他拿起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黄伯伯,您好!您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位向您借书的小姑娘吗?那就是我。您送给我的那些书伴我度过了快乐的小学、中学时光,也让我爱上了文学,并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文学杂志编辑。从您送给我的书中我知道了您的名字——黄中华,再看到通讯地址,我断定您一定是我心里一直感恩的那个黄伯伯,您投来的几篇稿件我都仔细看了,您的文学功底很扎实,这篇《山水故乡》我稍作了修改,已刊登在我们的杂志上,另一篇散文《老去的河流》我已帮您润色推荐给了一家晚报副刊,欢迎经常来稿,再次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今年春节回来,我一定去拜访您!

看罢书信,老黄思绪万千,激动不已,眼前仿佛浮现当年那个穿着碎花裙子,扎着马尾辫叫他伯伯的小姑娘,他不禁感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确是有缘分的。

山子每次去解牛索,牛儿都会兴奋异常。它总是一溜小跑,急着往外走。

这是一头高大、壮实的牯牛。矮小的山子被它拖拉着、翘起着。每当这时候,山子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死死地拽着牛索,并大声呵斥。牯牛听到呵斥声,似乎才猛然想起还有主人呢,于是,便放慢了脚步。牯牛开始哞哞地低吟,仿佛是在召唤着同伴。可是,无论它怎么去召唤,却始终没有回应,愈是没有回应,牯牛的叫唤便愈加响亮。

前几天,四子家买了铁牛儿。就在当天,四子就把他家的母牛卖给了屠宰场。于是,整个村庄就只剩下山子家的大牯牛了。

山子家早在半年前就买了铁牛儿,可山子却舍不得卖牛儿。身材瘦小的山子,在牛儿的陪伴下,似乎有着莫名的快乐。山子家的牯牛生性好斗,曾经把村长的牛儿打得屁滚尿流。村里的那些牛儿,只要见了山子家牯牛的身影,都会吓得绕道走。只有四子家的母牛,才能和它走在一起。村里人看见山子,都会忍不住夸赞他家的牯牛高大威

## 村里最后一头牛

文 / 欧正中 (成都)

猛。这时候,山子总会把腰杆挺得直直的,就像是在夸赞他一样。

慢慢地,山子家的牯牛似乎也明白了自己孤独的处境。它在小山坡上的叫声愈加响亮而悠长。每叫唤一声,它都会侧着耳朵仔细倾听。可空荡荡的田野,除了它叫声的回音以外,就再也没有其它的声音了。

也许是孤寂吧,牯牛在天黑后,也会放声大叫,哞一哞一哞嘹亮地叫声,极其悲壮地划破夜空。以前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山子会顿觉一股暖流直涌心头。可不知为什么,现在这声音在山子听来,其中隐隐约约夹杂着一丝不安的成分。

也许是放养的缘故吧,牛儿膘肥体壮,毛色发亮,力大无穷。但它在山子面前,老实得像一条狗。有时,牯牛在山坡上走得不见了踪影,只要山子站在村头大吼一声,牛儿便很快就出现在山子的前面。那乖巧的模样,着实让山子喜爱。

山子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却怎么也凑不够上学的费用。末了,山子的媳妇用商量的口吻对山子说:“把牯牛卖了吧?”这一次,山子迟疑了。晚上,山子坐在牛栏边,

对着牛儿不停地抽烟,一支接着一支,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收牛的贩子开着车来到了山子家。牛贩子看着牯牛满身结实的肉,眼里放着光。山子红着眼睛,往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痰,便去解牛索。牯牛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它定定地站在那里,无论山子怎么拽,它都纹丝不动。牛贩子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过来帮忙。说起来也怪,牯牛一见到牛贩子,竟主动走了出来。牯牛走出牛栏,望着山子,竟缓缓地跪下了,两行热泪流了出来。

山子的女儿见状,哭叫着上前阻止说:“爸,这牛我们不卖了!”后来,山子的女儿依靠助学贷款总算上了大学。

上大学后,山子的女儿把自家牛儿的照片晒在网上。不曾想,竟被贵州一户酷爱斗牛的人士相中了。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了山子家。山子见状,喜上眉梢,他特意买了一串长炮竹,热热闹闹地把牛儿送走了。



摄影 | 廖学斌

## 卖油

文 / 唐胜一 (湖南)

天气晴朗心情爽,从未打扮过的乙大娘,今天可不一样。她一番精心化妆后,变个人似的进城去卖油……

“老人家,您这茶油正宗不?”

“不正宗不要钱。”

“什么价?”

“85元一斤。”

“那给我称5斤吧。”买主说着就把钱给了乙大娘。

乙大娘将钱放进钱袋,刚想着为买主去称油,突然感觉这声音有点耳熟,细一打量,她暗吃一惊:这不是给自己家结对帮扶的王局长么。

此时的乙大娘心里像被人塞了块冰似的,猛打了个寒颤。转念间,她还是灵机一动,谎称要去城东市场,想搭买主个顺风车。

“行,你先给我把油称好。”

乙大娘像没听见一样就先上了车。

到车上后,乙大娘急急的开口说:“王局长,原来是你呀,那我要退你钱。”

“啊,你是沟山村的乙大娘?!”人变得让我都没认出来。”王局

长面对眼前的乙大娘有点惊讶的说着,一边又推托着说:“不!我买油就要付钱的。”

乙大娘当即就黑沉了脸闷声说道:“今天我这油真不卖给你了。”

王局长一看乙大娘的表情顿觉纳闷:“为啥子?”

“我家那片油茶林都是你帮着栽的,去年丰收榨了二百多斤油,该给你点正宗油吧!”

“不不不,我们帮你是应该的!”乙大娘说:“就算收钱卖油给你,也要卖好油给你呀!”

王局长越听越感觉糊涂:“怎么?还有好油、坏油之分呢!”

乙大娘带着懊悔的表情说:“不瞒你王局长,我真的辜负你们帮扶教育的一片诚心了。我不该听信他人馋言,以次充好卖假茶油赚昧心钱。”

随后,乙大娘就把怎样在他人的蛊惑下,从市场上购买四元一斤的调和油,按一比一的比例掺进茶油里当作正宗茶油卖而获取高额利润的事儿和盘托出。

“你这样卖了多少?!”王局长听后非常震动地问。

乙大娘说:“今天刚开始,只卖两秤,共计十一斤。”

“你家里的茶油掺坏没有?”

“没有。”接着乙大娘继续说:

“要不是碰到你,我计划卖完后回家再掺和的。”乙大娘的行为,让王局长顿感事态的严重性,他赶紧告诉她:“没掺就好,没掺就好,今后千万不能再掺假了,赚钱要干净不能坑害人!”

王局长顿了顿又接着说:“不过,这事也不全怨你,都怪我没有尽到责任,总以为你家脱贫后就能撒手不管了,看来我还得继续过问你家的事情。”

“这事怨我糊涂,王局长你莫自责嘛。”乙大娘说着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只见她从车上抱着油下来,跑到不远处的垃圾堆旁将其倾倒在干净,动作迅速敏捷。

随后,乙大娘说:“王局长,我咋会成了坑害人的人呢!你跟我回家,取好油去。”

王局长看的迷了神,惊奇的目光按下了暂停键。